



黃錫淇

40.3.28.生

台灣宜蘭人

專科畢業

現職／

合作金庫

作品／

散見雜誌

回家

短篇小說佳作 黃錫淇

一台灣

邵維波一飲而盡，高粱酒好似未經喉嚨，胃部一陣灼熱，視覺微微模糊，桌上的護照變成了兩行字，左手緊緊抓著酒杯，右手的筷子有點不聽使喚。

邵惠山獨自吃自己的飯，對老爸每晚必喝習以為常，只是再過兩天就要回大陸探親了，想必近鄉情怯，才會喝起酒來，異於往常，邵惠山望著已被喝掉一半的大瓶高粱酒，以慣有的語調道：

「爸，不要再喝了，今天喝夠了吧！明天再喝好了。」

邵維波兩眼迷惘地望著兒子，良久之後，眼淚突然掉下來，帶著幾分醉意地道：

「惠山，巷口的豆漿攤，我以三十萬頂給人家了，這棟房子，銀行借了四十萬，你是知道的，以你目前的薪水收入來繳分期付款，你還是可以生活的，我這趟回大陸，是不準備再回台灣了。」

邵惠山碗筷停在半空中，吃驚地瞪著老爸，一時卻也說不出話來，邵維波並不理會兒子的反應，眼神慢慢轉移，直落擺在電視機上的泥娃娃。邵維波眼睛眯成一綫，努力調整焦點，終於使陳舊的泥娃娃漸漸清晰起來，邵維波語氣凝重，酒意似乎清醒了一些道：

「孩子，你看那尊泥娃娃，我以前告訴過你，那是你兩歲的時候，在我們老家，江蘇省無錫市一個叫惠山的地方，有一天我請一個捏塑泥人的師傅，照著你兩歲的可愛模樣，捏塑出來的，當時的確維妙維肖，你也非常喜歡那尊泥娃娃。」

邵維波又倒了一杯酒，酒杯在唇邊微微顫動者，臉頰掛著豆大的淚珠，聲音沙啞地又道：

「這次回大陸，我們再也見不到面了，一些事實真相，我要跟你實說才好，其實，你並不是我親生的兒子！」

邵惠山一聽，耳中嗡嗡作響，眼前一黑，停在半空中的一碗米飯，「噹」的一聲，頓時撒滿一桌，邵維波並不理會，又繼續道：

「民國三十八年，我二十一歲，在無錫惠山老家，我有一個兩歲大的兒子，就是那尊泥娃娃，

那年共產黨來了，地方上一個叫沙力文的人，大我幾歲，平時遊手好閒，想不到是共產黨的地下黨員。

我們家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地主，那年由姓沙的帶頭，搞起鬥爭，你爺爺養尊處優，脾氣剛直，又看不起那姓沙的，最後一次大規模鬥爭中，當著全地方上農民，你爺爺受不住那姓沙的侮辱，反唇相譏，那姓沙的一怒之下，我眼睜睜看著你爺爺喪命那姓沙的刀下。」

雖然已是四十年前往事了，邵維波講到這裡，手中酒杯重重往桌上一擡；父子兩人不約而同，斗然站起，憤怒之情，溢於言表，邵維波等心神稍定後又道：

當天我帶你媽和小孩，連夜逃出惠山，小孩一路哭啼，又引來姓沙徒取追趕，跑到河邊，你媽已經受不住了叫我先走。那姓沙的也已經趕到我們身邊，我輕輕翻身下水，躲在水中的草叢裡，又眼睜睜地看著你媽和小孩被那姓沙的帶走。

到台灣以後，我以為很快就可以回去，後來我慢慢覺悟了，有一天我走進一家孤兒院，看到你和這尊泥娃娃幾乎一模一樣，院方說你兩歲大，我便捐了一些錢，把你給抱回來。」

邵維波講到這裡，以一對十分慈祥和藹的眼神望著邵惠山，心想這三十年來，自己就像親生孩子般的疼著惠山，雖然現在才告訴他真相，可也沒什麼地方對不起他。

邵惠山從邵維波的眼神裡，多少也體會出老爸的心意，雙手抓著頭髮，整個頭慢慢地垂下來，眼淚滴在飯桌上，心中一陣絞痛，「原來我是一個孤兒，可是這世界上，除了老爸，還有誰是我的親人呢？這三十多年來，吃的是巷口豆漿店賺來的錢，聽的是江蘇老家的種種，愛的是兩人的相依為命，血緣並不重要，這養育之恩才是生命的實質，」邵惠山想到這裡，又慢慢地抬起頭來，對著老淚縱橫的邵維波道：

「爸，親生不親生並不重要，在台灣，除了你我，我們都沒有親人，雖然我已經有了謀生能力，雖然我不是你親生兒子，可是，不管怎樣，你就是我的爸爸，我有義務養你一輩子。」

邵惠山愈說愈激動，突然雙膝一跪，到後來已是聲淚俱下，語音模糊，邵維波輕輕地拍著邵惠山的肩，這三十多年

的養育辛苦，總算沒有白費，離開惠山固然於心不忍，可是，四十年來的怨怒，與日俱增，一想到沙力文就血脈噴張，怎可不回去呢？想到這裡，邵惠山的體熱從手心傳了過來，直沁心中，一轉念，急忙示意惠山起身，只見惠山表情冷靜，微微啟口又道：

「爸，你記得剛到台灣就寫信回家嗎？前幾年大家開始秘密通信，你又寫信回家，前前後後，也寫了三十多封了吧！媽始終沒有回信，我看是凶多吉少了，你何必急著回家，又何必說什麼不再回來了！」

邵維波霍然站起，臉上肌肉微微抽動，嘶聲叫道：

「我知道你媽可能不在人間了，回去也沒用，可是我不能不回去，我要回去殺沙力文那小子。」

「爸！你說什麼？」

「我要回去殺姓沙的！不殺他，我心不甘！」

「爸，你發瘋了，為什麼要這樣做？這是犯法的，你知道嗎？」

「他殺你爺爺，他抓了你媽和孩子，就不犯法嗎？」

「爸，時代不同了，你看，我們從反共抗俄到反攻大陸又到光復大陸，後來又說三民主義統一中國，最近一片和談氣氛，彌漫海峽兩岸，兵荒馬亂的時代早已結束了，你為什麼還會想到這種報仇的可怕念頭呢？」

如果你一定要回家殺人，我絕對不讓你去大陸，從現在開始，我就盯着你，不讓你走。」

邵惠山說著，伸手往桌上一抓，將邵維波的護照往口袋送，邵維波似乎不理會兒子的舉動，口氣愈來愈激動，雙手緊握，臉上的肌肉抽動得更厲害道：

「你不要跟我談政治，什麼民族生存，國家存亡，我要殺那個姓沙的，他害我妻離子散，這個和國家民族沒有關係，你爺爺雙手抵著刀傷，長聲慘叫，然後睜著大眼睛倒地不起，這四十年來，那慘叫聲，常常使我從睡夢中驚醒，那睜著大眼睛的臉龐，始終在我眼前浮現，我不回去殺那姓沙的，我死不瞑目。」

「爸，台灣那一點不好，我們雖然只是賣早點維生，但是總算也有一間公寓，生活還算過得去，四十年前的兵荒馬亂，是時代的悲劇，你不幸碰上了，再說，你年紀也大了，來年……來年也許……也許也不多了，我求求您住在這裡，讓我孝順您一輩子好不好！」

邵惠山近乎哀求的口吻，使邵維波激動的心情緩和不少，尤其觸及自己的年齡，心中一陣酸楚，已是六十出頭的人了，四十年的台灣生活，也早已習慣了，還求些什麼呢？人生還有一個六十歲嗎？惠山這孩子的確孝順，在台灣安養餘年，就這樣客死他鄉也就算了。

自從政府開放探親以來，回不回去，在心中已經掙扎好幾年了，離開無錫是形勢所逼，而現在要離開惠山這孩子，卻是自己逼自己。

惠山剛從孤兒院抱回來，取名邵惠山，乃是思念無錫自己家鄉的意思，但是，惠山愈來愈乖巧了，自己將他視同己

出，這時候每次叫他惠山，內心總有一股無法自制的悸動，常常搞不清到底在叫孩子的名字，還是在想念家鄉的妻兒，這種心理的矛盾，並沒有隨年齡的增長而消失，可是，一想到無錫，那姓沙的兇惡嘴臉立刻浮在眼前，不除去他，回無錫還有什麼意思呢？

想到這裡，邵維波立刻露出兇狠的眼神，語音冷漠，伸出手道：

「護照還我，這四十年來的辛勞，總算給你留下一間公寓，不管怎樣，對你也是有一個交待，至於我要回大陸，去幹什麼，那是我自己的事，不會連累到你，我不回去，死不瞑目，護照還我。」

「爸，從現在起，我不上班了，每天盯住你，到護照過期為止，我再求求你，不要想些瘋狂的事好不好！」

七十二小時的盯人，不眠不休，邵惠山如影隨形地盯住邵維波，近乎瘋狂，眼皮也愈來愈重了，倒是老爸神色自若，整理行李，又對後事一一交待，去意甚堅、不理會邵惠山如何動之以情，說之以理，繩之以法。

一 江蘇

邵維波踏著沉重的脚步，抬頭仰望，東方微白，幾片浮雲裡透出微弱的星光。

惠山終於累倒而沉睡了，邵維波情不自禁地回過頭來，公寓裡透出微弱的燈光，惠山疲倦的睡容又浮現在眼前，心頭一酸，手中的護照握得更緊了，不是下定決心回大陸了嗎？此刻就要成行了，為什麼脚步這樣沉重？我的家到底在那裡呢？

四十年前，躲在水中眼睜睜看著妻兒被帶走，那是中秋節過後不久，冰冷的河水使牙齒不聽使喚，等那姓沙的走了，自己連滾帶爬地在黑夜中瞎跑，也是這黎明時刻，才認清方向，往上海方向走。

幾次在電視上看到越南難民船，總是勾起自己不敢回憶的逃亡情景，到底如何從上海擠上那條船，自己似乎一點印象也沒有，只記得碼頭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揹的、挑的、推的、手拿的，東一堆，西一堆的行李，人聲吵雜，前推後擠，輪船終於離開上海。

那是中秋過後的東北季風期，台灣海峽風浪險惡，輪船幾番顛簸，人仰馬翻，仕女紳士，狼狽不堪，走了兩三天，船終於靠岸了，大家一陣歡呼聲中，卻傳來船先靠定海一陣子，隨後又走了，穿過舟山群島，往南航行，想不到在大陳列島又停了。

離開上海十多天以後，食物、衛生，漸漸都成了問題，許多淑女當眾寬衣解帶，再也不引以為恥了，離開大陳列島以後，船上議論紛紛，有人說船將開往台灣，有人說往香港，坐在船上，舉目四望，大海無邊，不知何去何從，望海水怒濤洶湧，愴然而淚下，最後終於在基隆上岸了，又隨著人羣往南部移動，找到那一片違章建築，賣起豆漿來，匆匆四十年也過去了。

早安晨跑的人從身邊掠過，已是晨曦萬丈，一切又從黑夜中甦醒了，四十年前從無錫倉惶逃出，是為了什麼？怕共產黨嗎？什麼共產黨，國民黨，那是他們的事，我要的只是一個風調雨順的平安年，我怕的只是那個姓沙的，而現在，那姓沙的是死還是活呢？

邵維波想到這裡，努力擠出那姓沙的形影，卻又怎麼也想不出來，四十年了，他也變老了吧，但是，此刻連他年輕的樣子也想不起來了。

飛機衝上雲霄，機下的海面一片寧靜的感覺，四十年前的路，是一場不堪回首的惡夢，而四十年後的空路，正飛向死亡，邵維波心情錯綜複雜，心裡卻十分明白自己正飛向死亡，不論殺姓沙的動機是否為法律所寬容，是否為輿論所同情，殺人者亡，乃是天經地義，一命償一命，乃是十分公平的交易。

四十年的台灣生活，一幕一幕地在邵維波腦海中閃過，惠山的確帶來了家庭的溫馨和歡樂，卻也因為惠山的關係，錯過了幾次結婚的機緣，可是，這也不能怪在惠山的身上，自己終身不娶，多少也是無錫妻兒夢魂牽縈的關係。

孩子的媽，啊！她年輕時那份俏麗和嫻淑，兩片唇間，永遠掛著微笑，眉宇間，一種夫妻才能體會出的關懷之情，這四十年來，始終鮮明地浮現眼前，時間並沒有沖淡這份記憶，如果她還在人間，也快六十歲了，也許老了，不過，不管她變得如何蒼老，總是因那場活生生的清算鬥爭。

孩子呢？邵長泰，這個始終不敢碰及的名字，如果還在人間，也四十出頭了，如果這孩子已經結婚了，我也已經作爺爺了，長泰兩歲前在地上爬的形影，又浮現在眼前，初為人父的喜悅，又從內心一湧而出。

假如母子健在，是和他们廝守終身呢？還是殺了姓沙的，再接受法律的制裁呢？假如孩子的媽已經去了，是回台灣和惠山生活呢？還是在無錫和長泰生活呢？還是先殺了姓沙的再說呢？四十年前，無法帶著妻兒一起逃亡，已是終身遺憾了，如果她們都健在，與老妻共渡晚年，是不失此生此情的夫妻情份，如果孩子的媽已經改嫁了，她又擁有一個溫暖的家庭，我又怎麼辦呢？

這一連串的問題，從決定回無錫起，便終日縈繞在邵維波的心中打轉，殺與不殺，在層層的假如條件下，猶豫不決，可是，從剛到台灣就寫信，一直到十幾年前的違法通信，到現在合法通信，前前後後也三十多封了，始終如石沉大海，這才相信她們母子可能不在人間了，殺沙力文的決心就更堅定了。

飛機從台灣到香港轉機飛上海，此刻是上海的上空吧！對上海，邵維波只有一場驚嚇和倉惶的逃亡記憶，走出機場，乘車進入市區，繁榮寬敞的街道並不亞於台灣，成群的腳踏車隊，卻給繁榮的都市帶來幾分悠閒的感覺。

每接近無錫一步，就接近死亡一步，從台灣登上飛機，邵維波潛意識裡總有一股莫明的期待和一瀉胸中一口悶氣的快感，邵維波買了京滬線的軟臥票到無錫。

火車開出上海，沿途景物依舊，人事皆非，邵維波緊緊抓住窗沿，所謂近鄉情怯吧！這京滬線沿途，便是四十年前有火車坐火車，沒車班走路逃亡的路線，真如站、南翔站、黃渡站、安亭站，依稀記得這些站名，那時心急如焚，總希

望早一刻到上海，這些地方來去匆匆，不曾留下任何印象，如今每過一站，心裡總是加劇悸動一次。

邵維波伸手摸摸行李袋中，從上海買來的匕首，雖然不是上貨，但想殺姓沙那老頭子，應該綽綽有餘，邵維波僅僅腦中閃過這一念頭，下意識地緊緊握著匕首，打從上海上車，雖然買了軟臥票，眼睛卻也未瞋過，決戰時刻已將到來，四十年來胸中一口惡氣，即將得到抒解，而自己的生命也將結束。

車過蘇州，沿著江南運河往西北行駛，訶野關站，望亭站，車過周涇巷，無錫已經在望了，處處無錫鄉音皆可聞。

這熟悉的鄉音，此刻，邵維波忽然感到無比的生硬，二十一歲離開家鄉，四十年後的今天，已是白髮蒼蒼，可是四十年前鄉音依舊，這口親切的鄉音卻變成沉重的包袱，使回鄉的心情更加沉重了，因為妻兒音訊如厥，返鄉只為家族討回公道。

誠如預期，並沒有家人前來迎接，邵維波一眼望去，四十年來的無錫，依舊是一些熟悉的街道，不像台灣，日新月異。

無錫市民悠閒自在地走著，邵維波不知不覺地放開腳步，不知不覺地往惠山方向走去，這濶別四十年的家鄉，幾乎一點變化也沒有，就像昨天才來過一般親切，只是景物依舊，人事全非，邵維波腦中漸漸模糊，好似神遊虛幻中，四十年的家鄉夢，此刻身置其中，卻有如太虛般的幻夢，邵長泰兩歲的娃娃臉，太太二十歲的俏麗臉蛋，在空中交互穿梭，伸手可及，卻又似幻似夢，無從掌握。

不知不覺中，眼前出現一位平和慈祥的老人，手中牽著四、五歲左右的小孩，坐在長板凳上，老人露出溫和，關懷的眼神，紅潤的嘴唇微微露出笑意，那小孩刻意裝出一個鬼臉，邵維波定神一看，心中不禁失聲大叫：「捏泥人。」再仔細一看，手中的行李幾乎掉了下來，那店裡的長工作桌，四十年前，長泰坐在上面，不停地伸手抓桌上的泥土，師傅口中不斷讚美長泰可愛，舉止間卻對長泰的頑皮感到不耐，那張長桌在四十年後，再度重現眼簾，邵維波雙腿不禁微微發抖起來，長泰呢？長泰在那裏呢？

邵維波認清現實，往家裡的道路飛奔起來，這座落河邊的老家，依舊與日月長存，四十年來絲毫未變，邵維波停住腳，冷靜地目掃全場，一位老太太輕輕推開門，走出屋外，望了望天空，又走向曬衣架，邵維波屏息注視那老太太，腳下不聽使喚地慢慢往曬衣架走去。

那老太太摸摸衣物，回過頭來，也屏息注視來者，在四目相接良久之後，老太太飛奔往屋裡跑，邵維波不禁大叫：「孩子的媽，我回來了！」跟著追上去。

堂上空無一人，邵維波激動地摸摸椅子，這久違的太師椅，這熟悉的客廳，孩子的媽為什麼又不見了呢？邵維波疲倦地坐下來，後堂傳來老太太飲泣之聲，邵維波頓時全身神經繃緊，急忙往後堂去了。

老太太面向牆壁，輕輕地甩開邵維波的手，飲泣中帶著幾分幽怨道：

「你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廿二日到台灣，你說台灣的冬天只穿著簡單的棉襖，一邊吃香蕉，一邊看滿山遍野的翠綠，

過些時候就要回來，叫我不要心急。

那時候，我們家被清算鬥爭，掃地出門，你是知道的，後來，後來……」

老太太再也說不下去了，獨自靠著牆壁哭起來，邵維波老淚縱橫，模糊中，眼見孩子的媽比自己蒼老得太多了，可見這四十年過得很苦，當初要不是那姓沙的，也許一家三口可以順利逃到台灣，想到這裡，心中一酸，不禁也哭出聲音來，老太太又道：

「十年前端午節後，你又來信，說你手頭寬裕多了，有沒有必要寄些錢回來？又說……又說……那沙力文還在不在？有終一日，你要回來殺他。」

老太太說著，突然轉身跪在邵維波眼前，雙手伏地，猛烈地叩起頭來，邵維波心中一片茫然，寫了那麼多信回來，原來你都收到了，卻又為什麼不回信呢？難道我一走，夫妻情份就完了嗎？老太太又道：

「我等你四、五年沒回來，我母子兩人生生活無著，沙力文總算良心發現，總是偷偷地救助我們，後來，後來……後來我就嫁給他。」

邵維波耳口嗡嗡作響，兩腿酸軟無力地蹲下來，兩手輕輕地撫著老太太的肩膀，腦中一片空白，老太太抬起頭來，面露哀求之色，不斷抽搐著，又道：

「兩年前，你來信說你還未娶太太，希望有一天回來團聚，我看了心都快碎了，可是現實就是這樣，我也沒辦法呀！

邵維波慢慢扶起老太太，那姑娘十七十八的俏麗形影，依舊鑲在這張佈滿皺紋的臉上，一陣凝視之後，邵維波心情不再激動了，也認清了現實環境，只是對母子兩人離後的處境，竟然沒料到孩子的媽會嫁給沙力文，邵維波慢慢調適情緒之後，平靜地道：

「長泰呢？」

「去工作，晚上會回來，已經有愛人了，還有一個五歲的小孩，」

那姓……不，沙先生呢？」

「帶孩子上街，可能玩到晚上才回來！」

「他們過得還好吧！」

老太太一陣沉默，拿起桌上的毛巾，擦擦眼睛；又將毛巾緊緊地握在手中，一陣猶豫之後，似乎費了很大的力氣才開口又道：

「你走了以後，我和沙力文又生了一個男孩，現在他和愛人在東北的機械廠工作，不在身邊，長泰到現在為止，還不知道親生父親是誰，今晚回來，我不知道如何說才好。」

老太太頓了頓口氣，又突然跪下來，近乎哀求的口吻又道：

「事情經過都四十年了，我求求你，不要找沙力文算老帳了，他也老了，就給他一個平安的晚年吧，這四十年來，你的親生兒子也是他養大的，他們父子相處非常好，孩子也十分孝順他，我求求你，做好事，給我們一家平安，不要再挑出事情來，對你，對我，都沒有好處的，我求求你，求求你。」

邵維波整個身子，好似無底洞沉下去，漫無止境，眼前一片黑漆漆，整個人癱瘓在椅子上，孩子的媽竟然替沙力文求起情，這四十年來堅苦卓絕，一心一意反攻大陸，一洩胸中一口惡氣，所為何來，還不是為了母子兩人，邵維波想到這裡，已經全部陷入絕望中，眼皮十分沉重，再也睜不開眼睛，一陣天旋地轉，已經忘了身處何處。

一陣稚童笑聲夾著老人祥和的輕笑，從屋外傳來，邵維波勉強睜開眼睛，那小孩睜睜地望著邵維波，對家裡突然出現一位客人感到好奇。

邵維波定眼一看，不禁大吃一驚，這孩子不就是街上捏泥店看過那孩子嗎？那……那……那旁邊那老人，不就是那姓沙了嗎？邵維波抬起頭來，沙力文正步入客廳，露出個冷靜的微笑，微微點頭示意，冷不防，後面傳來老太太冷靜、沉著的聲音道：

「孩子的爸，這位是邵先生，從台灣來的。」

沙力文臉色微微一變，徐徐坐下太師椅，兩眼直視邵維波，嘴巴似動未動，從口袋摸出一根煙，又徐徐點了火，長長吐了一口煙，緩緩道：

「你的來信，我都看過了，這四十年來，那些事做對了，那些事做錯了，我也不知道，很難下定論，解放前後，是一場大變動，我們貧窮人家是出了一口氣，但是，文化大革命，也許你在台灣也知道的，那也是一場大變動，我被紅衛兵鬥惡鬥臭鬥垮，被下放勞改五年，我今年快七十了，對人生也看淡了，能夠活到這把年紀，我也滿足了。」

為了解放人民而鬥爭革命，那是當時必要的手段，對於你的不諒解，我在勞改營中，也深深地體會出來，有終一日，我們總是會見面的，今天你來了，我心中十分平靜，你想怎樣就怎樣吧！」

邵維波打從沙力文進門，便伸手行李袋中，手中緊緊地握住匕首，此刻，四週一片寧靜，隔房隱約傳來老太太的飲泣聲，聽完沙力文緩緩聲中，帶著幾分無奈的話，手中的匕首也慢慢放鬆，心中千頭萬緒，百感交集，老太太的哭泣聲愈來愈急，自己親生骨肉孫子，眼露茫然，不知所云，卻見沙力文緩緩起身，慢慢走近自己，邵維波本能地又握緊匕首，繃緊全身神經，這四十年來，日夜不忘的仇人，現在近在咫尺，又一步逼近一步，看他手伸褲袋，在掏些什麼，四十年前揮刀殺父的情景又重現眼前。

邵維波猛然站起，手中匕首寒光一閃，已經離了行李袋，卻見沙力文從容地從褲袋中掏出香煙，抽了一支迎向邵維波。

「來一根吧！」

「我不抽煙，謝謝！」

邵維波手中的匕首「噹」地一聲掉在地上，只聽沙力文平靜地又道：

「等你兒子回來，我把事情說清楚了，再把當年殺你父親的大刀給你！」

邵維波重重地跌坐在椅子上，邵惠山的話在耳中響起，「時代不同了，兵荒馬亂的時代早已結束了，你為什麼還會想到報仇的可怕念頭呢？」

老太太急忙從隔房衝出，拾起地上的匕首，近乎慘叫道：

「你要殺，連我也一起殺了吧！」

「老太婆啊，吃飯時間到了吧！請邵先生一起吃飯吧！沒什麼好招待，就將就一點吧！邵先生。」

沙力文依然是一片祥和的口氣，不急不徐，好似從來沒有發生過事情，邵維波點點頭，無力地從椅子上站起來，心中一片茫然，依著沙力文的示意，坐在飯桌邊，茶色簡單，心情沉重，三老一小似乎頗有默契在等待些什麼，沙力文從容不迫地問些台灣情況，言語間頗有幾分羨慕台灣的富裕生活，邵維波心中起伏不定，雖然有問必答，隨著天黑下來，心中的等待也隨著迫切。

腳踏車的鈴聲中，小孩高興地叫起來。

「爸爸回來了，媽回來了，」

邵長泰夫婦一進門，沙力文平和的臉色微微悸動著，卻又馬上恢復平靜，對著邵長泰高聲叫道：

「長泰，快來，這位是台灣來的邵先生！」

「哦，是台胞呀！三大件呢？」

「什麼三大件？」

邵維波迷惑地問沙力文

「哈！哈哈！台胞回來，都帶了冰櫃、彩電、洗衣機，我們叫三大件。這孩子不懂禮貌，對不起，對不起。」

邵長泰坐了下來，提起筷子吃起飯來，又道：

「邵先生，歡迎回祖國來，您可是我父親的什麼人？這邊很多人的親人都在台灣，每月都寄錢回來，我家可從沒聽說過有誰寄錢回來。」

邵維波努力將電視機上的泥娃娃，和眼前的中年人湊合起來，手中的筷子微微顫動，腦中不論如何努力，總是無法契合泥娃娃，世界變了，人也變了，邵維波心中不斷喃喃自語。

沙力文平靜地，從容地，鄭重地，將四十年往事慢慢地當著邵維波面前說了一遍，只見邵長泰愈聽心愈驚，說到末了，沙力文又將邵維波此行目的說了出來，邵長泰卻從椅子上跳了起來。

「叫公安局的人來，這裡可是惠山，不是台灣，那有你野蠻的餘地，你生我，不錯，可是養我的卻是我爸爸呀，你回來，連三大件都沒有，這算什麼，在台灣也不見得好過吧！」

「不得無禮，再怎麼說也是你生父呀！你怎麼可以這種態度來待他！」沙力文動了氣，高聲大罵邵長泰。

「爸，這你就不對了，難道你要白白送掉性命嗎？你所作所為，也是為了解放廣大人民，四十年後的今天，要算帳，你有能耐，去找國家主席算帳好了。」

邵維波再也無力提起筷子了，一股冰冷的絕望，從腳底急速往上衝，雙手用力抓著飯桌，勉強站了起來，伸手行李袋中，摸出賣了豆漿攤的三十萬元所換來的人民幣，舌頭已經不聽使喚了，用力從喉嚨擠出話來道

「孩子，我沒有帶三大件來，口袋中倒有一些錢，你拿去用吧！我走了」

邵維波衝出老家，黑夜從四面八方湧來，正如四十年前那個夜晚！

評語：

寫邵維波想藉返鄉探親的機會，手刃殺父仇人，但景物依舊而人事全非，他的妻子已嫁給了仇人，兒子也認仇為父，這些劇變，非他所能承受，他對仇人的寬恕，似乎出自無奈。時代造成悲劇，令人迷惘、悲傷。